



伊 裘 姆 斯 基 著

張 馨 譯

紅 肩 章

三 部 曲

〔苏〕波利斯·伊裘姆斯基著

張 馨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紅 肩 章

三 部 曲

原 著 者 [苏]波利斯·伊麦姆斯基

翻 譯 者 張 鑒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旗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850×1156 耗 1/32 印张：22 1/2 插页：17 字数：493,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153

定价：(C) 2.35 元



伊 袁 姆 斯 基

CHG 01/03

致中国讀者

也許，因为我一連十五年处身于孩子群中，当过中学教师和苏沃洛夫軍校的教师，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数孩子的影子，因此我才能够在最低限度上来談談教师的甜蜜而艰巨的劳动。

我曾經为了找寻开启一个倔强孩子那颗不肯讓步的心的鑰匙，度过了許多不眠之夜，也曾为了必須立刻解决一些复杂的教育上的难题，有过創造性的領悟，恐怕就是这些，帮助我写出了这本真实的小說。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是成年人，这本书也是写給家长們和教师們看的，但是等到小說問世以后，出乎意料之外，忽然接到許多孩子和青年的来信，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多少也为他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青年們永远在追求理想，要是我能够在这种愉快的追求过程中帮助他們，哪怕是一点一滴，我也够幸福了。

紅肩章这本书現在能够到达中国讀者手中，我觉得很荣幸。

我不知道你們的年齡，但是我知道你們和我是心心相印的，因为我們在共产主义建設的大軍里走在同一排。

亲爱的讀者，我相信我們还要不止一次地在新書里会面，共同来考虑如何更好地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

波利斯·伊裘姆斯基(签名)



頓河岸羅斯托夫

謹以此書紀念亲爱的导师
安东·謝妙諾維奇·馬卡連柯

主要人名表

謝爾蓋·巴甫洛維奇·巴塔諾夫——一連一班教官。

維達里·彼得洛維奇·魯桑諾夫——一連連長。

阿列克賽·尼古拉叶維奇·別謝達——五連四班教官。

伏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圖因金——五連連長。

西蒙·蓋拉西莫維奇·卡爾舍夫——數學教師。

阿列克賽·費奧多洛維奇·普洛埃克托夫——校長。

斯杰潘·伊萬諾維奇·左林——軍校政治部主任。

維克多·尼古拉叶維奇·維杰金——歷史教師。

瓦西里·雷柯夫——一連一班班長。

伏洛佳·柯瓦廖夫

蓋那基·巴施柯夫

派夫立克·斯諾普考夫

安德列·舒尔柯夫

沙瓦·布拉土司金

謝妙·戈爾包夫

} 一連一班學員。

卡麗雅·波加乔娃——伏洛佳的女友，中學八年級女生。

基留沙·高里柯夫——五連四班班長。

欣卡·薩姆松諾夫

達吉柯·瑪瑪施維里

巴甫里克·阿維爾金

伊留沙·柯歇廖夫

阿尔乔姆·卡明經克

馬克西姆·古雷巴

} 五連四班學員。

目 次

致中国讀者

第 一 部

路程的起点 ····· 1

第 二 部

成熟 ····· 277

第 三 部

持久的友誼 ····· 523

作者小傳 ····· 707

第一部

路程的起点

“……在生活里有着美好的事物，这些事物正在发展，——讓我們来帮助人，帮助我們的人成长吧！”

高尔基

第一章

巴堪諾夫大尉不慌不忙地扣上軍大衣鈕子，拿起背包，从車廂走到站台上。他是个高身材的軍官，穿上那件佩着炮兵領章的窄长的軍大衣，显得更高了。他那寬闊的肩膀和一双粗糙的大手，充滿了力量。大尉約莫有三十开外，但是嘴角很深的皺紋和疲倦的臉色使他看来更老一些，——他的疲倦并不是旅途奔波的疲倦，只要睡足觉，洗洗澡，就可以复原了，而是在战争里历尽艰苦的人有待消除的疲倦。在他风尘仆仆的臉上，一对敏锐的灰眼睛很有兴趣地观望着两旁。

在一条結冰的河流上游，斜坡上有一排石砌平房，有的刷着淡紫色，有的刷着淡綠色，房檐下面有小台阶，还有各种色彩鮮艳的百叶窗，显得十分幽靜。右面，隱約望見一些倒塌的厂房，和高聳在脚手架中間的升降机，此外，还有一座很象倉庫的狭长的紅色建筑。

巴堪諾夫沿着陡峭的山坡大踏步往城里走去，迎面遇到一群孩子，坐在雪橇上，从山頂飞快地滑下来。

一星期以前，巴堪諾夫在莫斯科接到任务，到苏沃洛夫軍校来担任教官^①，当时他对自己未来的任务还不明确，觉得一切都很模糊，捉摸不定。他本是炮兵营长，現在竟把他从作战部队調到干部管理局来，可見他将要担任的是一件重要工作。

巴堪諾夫在前綫时候，时常从报上看到苏沃洛夫軍校學員的照片和报导他們生活的文章，那些文章写得很感动人，内容总是一个老話題：“培养新的軍事人材”。在莫斯科时候有人告訴他，教官的責任很重，目前，关于这件工作，他知道的几乎就是这些了……

巴堪諾夫走到鋪着鹅卵石的廣場上，向一个过路的鐵路工人打听苏沃洛夫軍校的地点。

“不远，就在那边，”鐵路工人指着一幢有圓形支柱外表很象十九世紀中叶地主庄院的建筑物。

巴堪諾夫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他經過一条白楊树的林蔭道，高大的白楊被雪复盖着，好象穿着貂皮的披肩。他一刻不停地望着那幢美丽的三层楼房，楼房四周繞着木柵，木柵里面露出一片花园和运动場白色的場地。

軍校正門兩側的石座上，放着鑄造粗糙的大炮，恐怕还是彼得大帝时代的产物，此外，还有一堆生鉄炮弹。

軍校值勤室里有一位中等身材的少校，热情地接待了巴堪諾夫。少校的軍服紧裹着挺起的胸膛，光亮的靴統紧裹着腿

① 在苏沃洛夫軍校里，有专职的教官，負責學員的政治思想及战术的教育，另有教师教授各科的功課。

肚子。

他看過證件，善意地把巴堪諾夫打量一下，大聲說：

“我們正需要您这样的人！”

他沒說明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就向巴堪諾夫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肚子餓不餓，打算住在哪兒，什麼時候去見將軍，等等。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去方便，也該把身上整理干淨。”巴堪諾夫象和對方商量，猶豫地說。

“將軍今天大約下午四點鐘來。區軍委會有事把他找去了……我可以幫助您把身上整理干淨，”少校早有準備地回答他。“我們先到淋浴間，那邊隔壁就是理髮室，然後再到飯廳。說真的，我還沒有自我介紹呢，”他忽然想起來說，“我是圖圖金少校，第五連連長。”他把一只小巧柔軟的手掌伸給了巴堪諾夫。

“認識您我很高興！”巴堪諾夫和他握着手，說：“謝謝您的關懷……請問，您的第五連是高級連嗎？”

“您先把背包放在這裡……第五連嗎？不，第五連的學員恰巧是咱們這裡最小的，都是十歲到十二歲。高級連是魯桑諾夫中校領導的第一連，那裡面都是十五六歲的學員。”

“據我知道，這些學員要在蘇沃洛夫軍校裡學習七年，是嗎？”巴堪諾夫一邊問，一邊從背包裡掏出肥皂和毛巾，一起包在報紙裡。

“是七年……啊，在這個時期裡他們所受的軍事教育可真不少！”少校有把握地高聲說。“學員的畢業考試要按照十年制學校的課程考，有人還能得金質獎章和銀質獎章。畢業以後就到軍官學校去深造。在那裡再念上兩年，就可以說：祖國，獻給你一個二十歲的中尉吧！……啊，走吧，走吧。我領您去洗澡，再給您吃點東西。”圖圖金吩咐司號員注意時間，另外打電話通知值勤

軍官助手到这里来，說完，他領着巴堪諾夫走了。

吃早飯的時候，少校興奮地介紹了軍校的制度，同時渴望地打聽了前綫的情況，吃完早飯，巴堪諾夫請他帶領參觀全校。

“好啊，我本來也準備到各教室去走一遭。”圖圖金立刻答應了。

走到門廊里，巴堪諾夫在一幅蘇沃洛夫的全身畫象前面停了一下，畫象在牆上的許多鏡子里反映出好幾個影子，——從四面八方都有一個蘇沃洛夫看着他，這位偉大的俄羅斯統帥微笑的臉上現出略帶談諧的神情。

寬闊的大理石樓梯旁擺着盆花，兩位軍官沿着樓梯往二樓走去。寬大的走廊里鋪着嵌木地板，踏上去發出很響的回聲。在一間掛滿蘇聯元帥畫象的大屋子裡，有一張偉大衛國戰爭的戰況圖。哪個細心人已經在蘇聯軍隊挺進的地方做上了標記。

整幢建築裡充滿明快的色調，因此，顯得陽光充足，空氣新鮮。

兩位軍官往右走幾步，來到一扇寫着“蘇沃洛夫陳列室”的門前。

圖圖金少校解釋說：

“這裡收集了有關蘇沃洛夫生平的图片，他的學生紀念他的作品，和描寫他的書籍。”

少校走得很急。二十分鐘以後就要下課了，不僅因為這個，另外，他還想和巴堪諾夫在自己的連裡多逗留一會，這是出于一個熱情老軍人的虛榮心，這種虛榮心是無害的。

巴堪諾夫把第五連全部參觀完了，圖圖金才走到一扇縮在壁凹裡、幾乎看不出來的門前停下來。

“这儿是生物角。咱们要不要进去？”他犹豫地问。

少校把这间屋子看成自己有缺陷的“私生子”，把这个难得有人参观的生物角叫做“动物园”。他常常想：这个“动物园”有没有设立的必要呢？

在这间亮堂堂的小屋子里，桌上摆着一只大鱼缸，里面养着金鱼，窗前挂着几只鸟笼，在荡来荡去，屋角一堆黄叶子里躲着一只刺猬，还有一只山鸦在地板上一跛一跛地闲逛。

“这是我的学员马克西姆养的，”图图金笑笑说。“他是个热心的自然科学爱好者。他一喊‘小山鸦’，它立刻就回答：‘呱，呱！’‘它在问好呢，’马克西姆会这样说，不过请注意，只有对他才这样，要是别人喊它，它可不理睬。”

“我没来以前，最怕会在这儿看到兵营和那些失掉童年的小锡兵。”^①巴堪诺夫说出了心里的话。

“童年是少不了的，”少校皱着眉嘟囔一声。他已经在暗暗埋怨自己，不该让这个新来的人参观“动物园”。他想，人家也许会认为第五连不是进行军事教育，光是养鸟的。

“是啊，童年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严格更加必要！”他仔细瞧瞧巴堪诺夫，象在警告他，又象征求他的支持。过了很久，巴堪诺夫才完全了解这次谈话的意义。

响起了号声，图图金和巴堪诺夫来到走廊里。

“老师再见！”从附近一间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嗓音。

“再见，”从第二扇门里传出比先前略低哑的声音。

“再见，”从远处传来了更低哑的声音。

“我们到操场上看看吧，”少校提议，“快吃午饭了，他们在饭

① 这儿的锡兵是指孩子很呆笨的意思。

前要出去玩一会。”

軍校和它的附屬建筑以及值勤室在一起，很象一座小市鎮。主樓有一道很長的橫梁，形狀象“門”字。新辟的花園後面便是醫務所，房檐下面有個涼台。寬大的操場右面聳立着軍樂排的集體宿舍，現在從那邊傳來一陣壓低的號聲，那是音樂家們正在練習新的進行曲。在稠密的白楊林蔭道後面有一個馬房和一間汽車房，再遠一點便是軍官宿舍、倉庫和工場。

少校和巴堪諾夫剛從門廊走到院子裡，看見連隊已經陸續在積雪的操場上出現了。他們排着隊，走到操場中央再分散開來，一剎那間，開始了孩子們通常的那種吵鬧和叫嚷：有的從土坡上滑下來，有的用雪球投來投去，有些人玩起跳背遊戲，翻筋斗，或者來回跑着尖聲呼喊。

喊聲，笑聲混成一片，偶然聽見一兩句清楚的話：

“來玩‘攻克柏林’吧！”

“游擊隊員們，跟我來！誰去偵察？”

“走得慢是走不遠的！”

“康帖米洛夫的伙伴們，向喀爾巴阡山前進！”

巴堪諾夫聽到這些喊聲，心裡想，這所軍事學校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只能算是必須住宿的一個學習部門，這句話當然不能用舊觀點來理解：舊式的軍校由於階級對立，特權思想和輕視非軍人思想形成了一道圍牆，和外界隔絕開來了。不久，巴堪諾夫看到，也明白了，這所具有特殊制度、表面看來好象和外界分開的軍校並不是以前那種“士官生的修道院”，却是緊張、熱情、勞動的蘇維埃生活的一部份，現實很容易跨進厚重的校門裡來，這個集體和祖國大家庭有着緊密的聯繫，它和全國人民共享歡樂，平分愁苦，為勝利歡呼。生活通過銀幕、無線電廣播、大批的信札、

报刊、書籍以及軍官、來賓們所講的故事來到了學校，這些事情
總和起來鞏固了學員和人民共同的感情，血肉的聯繫。

操場另一頭的了望台上，站着一個圓臉的軍官。

“他是我那連的教官別謝達大尉。”圖圖金把頭朝那邊點點。
那個軍官正在了望台上注視下面的雪堆，他看到一個匍匐的人
影，便大聲喊起來：

“馬克西姆陣亡了！”

他轉了一個身，又喊：

“薩姆松諾夫陣亡了！”

這時候，有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沿着梯級爬到了望台上，高
興地喊道：

“您自己也陣亡了！”

那些腰帶束得很緊、褲子中縫筆直的年齡較大的學員，正在
遠處林蔭路上三三兩兩地散步，一会儿幾個人湊在一起，一会儿
又分散開，大聲講着話，互相嬉戲着把對方往雪堆里推，又不使
他倒下。

“他們里面哪些人是我的呢？”巴堪諾夫心里焦急地想。

巴堪諾夫和少校停在一棵老菩提樹下面，粗大的樹干遮住
了他們，從那里可以靜心地觀察周圍的事情。有兩個十一二歲
的學員從旁邊走過去。

“都是我的‘小鬼’，”圖圖金小聲說。“這個叫達吉柯，那個
紅頭髮的叫巴甫里克……”

其中那個有一對黑色大眼睛的孩子，摟着他的同學說：

“我昨天讀過一首詩，題目叫做手套，里面講到一個宮廷里
的女人，叫妖婦。這是什麼？我不明白。”

“大概是個妖怪吧，”巴甫里克很有把握地說，隨後，他們朝